

楔 子

初夏夜晚的天臺上，溫、杜兩家四位皆已年過六十的家長，一人搖著一把紙扇子躺在涼椅上，望著浩瀚無垠的璀璨星空，再一次為了兩家兒女的事發愁。

溫家這棟三層樓的小別墅，建地約三十坪，白色的外觀，靠近馬路這邊可見一個尖尖的小屋頂，前院是個小花園，後院是曬衣場，一樓有客廳、餐廳、廚房及溫紹茗夫妻的房間，二樓則全是溫舒蕾的天地，三樓是客房與倉庫。

「為什麼我們家舒蕾就是不愛你們家豫琛呢？」溫母關宜霧感嘆，不曉得女兒的眼睛究竟長到哪裡去了，明明這麼討人喜歡的女婿就住在隔壁。

「為什麼我們家豫琛就是不追你們家舒蕾呢？」杜母周琴君也嘆，不懂兒子是眼睛瞎了還是頭殼壞掉，明明這麼得人疼的媳婦就住在隔壁。

溫家先搬來此地，因為關宜霧就在附近的小學任教，而後杜家搬來了，關宜霧與也是國小老師的周琴君一見如故，很快就成為好朋友，兩人做了超過二十五年的鄰居、同事與好友。

加上兩人都只有一個孩子，孩子也同齡，她們又很有緣的做了彼此孩子一到六年級的班導師，漸漸地，感情甚篤的兩人不由得幻想起有一天能結為親家。

怎奈兩個孩子像是約好要與她們唱反調似的，不來電就是不來電，而且溫舒蕾大學畢業後飛到英國唸她熱愛的英國文學，杜豫琛則是服完兵役後飛到美國繼續追逐他電影音效大師的美夢，這樣就算了，他們居然還一前一後背著她們偷偷在當地跟其他對象結婚又離婚，簡直沒把他們給氣死。

婚姻大事女兒竟然是在離婚後隨意用口頭告知，溫紹茗夫妻倆連女婿的影子都沒見過，如此不被尊重，他們哪裡肯承認這件婚事，當然是不算數，杜繼賢夫妻那兒也是差不多情況。

話再說回來，妻子們的感情好，丈夫們的感情又怎能不好。

杜繼賢與溫紹茗為鄰五年後，分別離開原本任職的公司，合夥開了一間貿易公司，這二十年來他們將公司經營得有聲有色，不過最近他們打算把公司收起來，沒辦法，杜豫琛與溫舒蕾對經商都沒興趣，沒人肯接手，他們想不如就退休吧，趁自己還耳聰目明、能跑能跳時，多帶妻子出去遊山玩水，享受一下人生。

而妻子們想結成親家，他們當然也不會不想……

「問題到底出在哪裡？」溫紹茗想不透，女兒和杜豫琛自小形影不離，沒日久生情就已經夠教人跌破眼鏡了，怎麼還會漸行漸遠呢？

「按照豫琛的說法是他們太熟了，他沒有辦法把舒蕾當成異性看待。」杜繼賢首先拋出兒子給他的答案，不明白這為什麼會變成兩個孩子相愛的阻礙，青梅竹馬談戀愛不是更理所當然嗎？

「舒蕾也是這樣說。」關宜霧接著道出自己的隱憂，「他們今年都三十二了，豫琛是男孩子不打緊，娶一個年輕一點的老婆就好了，舒蕾是女孩子，她再不生個孩子，我看我這輩子甭想做外婆了。」

她會有如此深切的憂慮並不是沒有理由，女兒向來獨立、有主見，而且言出必行，早在女兒從英國回臺灣的第一天，就已經很明確且堅決的向她表明，說她已經自

我實驗過了，事實證明她不適合當一個妻子，更不適合當一個媳婦，所以她決定不要再嫁人，她要一輩子待在家裡陪他們兩老。

也因此對於女兒再婚的事，她早已不抱任何寄望，只求女兒能生個外孫給她抱抱，她今生就沒有遺憾了。

「娶？」周琴君用鼻子哼了一聲。

這事她連想也不敢想，因為至少舒蕾離婚後回國來發展，可是自家兒子不只沒有要離開美國的意思，還撂話說等他拿到一座小金人再考慮再婚的事。

「我看是舒蕾生個孩子比較快一點。」說到這兒，周琴君突然靈光一閃，「宜霧，你看叫舒蕾到美國去跟豫琛做一個孩子回來怎麼樣？這樣我們的問題就都解決了。」

「好啊、好啊，這個主意不錯。」關宜霧大喜的附和，接著問向丈夫，「紹茗，你說呢？」

溫紹茗輕笑，覺得妻子真是犯傻了，撇開女兒是個高中補教老師，對學生、家長有責任，不好請長假不說，更重要的是—

「你覺得舒蕾會乖乖聽你的话嗎？」他這句話是說給兩位母親聽的。

果不其然，兩位母親一聽，頓時像消了氣的皮球，一臉愁苦，如果會的話，她們現在還需要這麼煩惱嗎？

「那我們就再努力一次吧。」杜繼賢像是下定了決心說道。

周琴君不解的看向丈夫，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等這學期結束，如果你和宜霧都願意，就向學校申請退休，不然留職停薪也行，我會和紹茗在這段期間把公司做個清算，然後我們四個人一起搭郵輪去環遊世界，叫豫琛回來陪舒蕾。」不把兩個孩子緊緊拴在一起，他們的感情怎麼會有機會質變。

「好啊！」周琴君立刻附議，他們四人老是說要去環遊世界，每次都興沖沖的上網找行程，好不容易決定了，最後卻又因為放心不下家裡，遲遲無法成行。

「但豫琛好不容易才在好萊塢嶄露頭角……」溫紹茗皺眉，有些猶豫，想著雖然今年杜豫琛與小金人失之交臂，但能被提名就是肯定。「繼賢，你確定嗎？」他再怎麼希望豫琛當他的女婿，也不能拿孩子的未來來賭。

「確定，百分之一千確定。」周琴君搶答，早恨不得兒子在美國混不下去，回來一家團圓。

雖然周琴君沒說出來，但身為她至交的關宜霧，怎麼會不明白她心裡的苦楚，子女在外頭有成就是好，但看看這七、八年來，琴君一年見不到兒子三次面，現在琴君也到了當祖母的年紀，當然會更想要獨子陪伴在身旁，再說，音效師的工作在臺灣也能做不是嗎？何必一定要大老遠跑到美國去。

關於兒子的未來，杜繼賢一點兒也不擔心，因為他相信兒子無論人在哪裡，都有能力開創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，就像他當初故意不支持兒子到美國追夢，兒子還不是靠自己的雙手闖出名堂。

「就這麼決定了，等我們準備好，就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。」他做出結論，就不

信兩個孩子的緣分這麼淺，這輩子只能當朋友。

兩位母親用力點頭，隨之一臉憤慨的看著對方，彷彿是在說：管他兩個孩子這次能不能變成一對戀人，總之，先騙到一個金孫再說。

看著那對明顯已經約好要偷偷「下毒手」的好閨蜜，溫紹茗有些歎然的暗道：豫琛，別怪溫爸爸見死不救，實在是……溫爸爸也好想當外公哪！

第1章

六月底的某個午後，烈陽當空、暑氣逼人，臺北火車站附近，就是俗稱的北市補教一級戰區，放眼可見揹著背包的國高中生，而此時正好是招生季節，是以只要是路過的學生，每個人手上無不拿了一堆補習班的宣傳單，某某數學、某某英文、某某……不管你想補哪一科，這兒統統都有，任君選擇。

話雖如此，但高掛名師招牌的補習班還是比較受青睞，當然，不只是學生，家長也有名師的迷思，有些家長甚至為了要替兒女畫個教室中央前三排的好位置，在開放報名的三天前就到補習班門口二十四小時排隊，而英文名師李悅所開設的補習班正是其中一家。

李悅高中英文補習班位在一商業大樓的三樓，室內空間大約兩百坪，有櫃臺大廳、教室、辦公室、員工休息室等，負責人李悅現年四十五歲，她曾是知名英文補習班的名師，以教學認真、要求嚴格著稱，十年前自立門戶，現在仍然持續開班授課，也依然備受學生與家長的愛戴與推崇。

李悅的經營理念很簡單，那就是實力、實力、實力！只要有實力，不論國籍、性別、年齡、學歷，皆可加入李悅英文這個大家庭，不過她似乎對女性比較偏愛，因為她旗下的員工幾乎都是女性，以致於坊間流傳李悅英文是個女人國，間接造成這兒男學生與女學生的人數一直維持在八比二的懸殊比例。

李悅英文目前以李悅為首，她一手培植出來的雙金釵溫舒蕾與張萃珉為輔，溫舒蕾和張萃珉同年，也都曾是她的學生，不過溫舒蕾走的是麻辣路線，張萃珉則是走甜美路線，各有各的擁護者，不能說誰比較優秀，可若要以學生的人頭計，溫舒蕾略勝一籌。

再攤開兩人的學經歷比一比，溫舒蕾的最高學歷比張萃珉高一些，而張萃珉的教學資歷比溫舒蕾多幾年，加加減減，兩人也算是旗鼓相當，勢均力敵。

下午三點，主任辦公室裡，李悅再一次為了新學期的排課約談溫舒蕾。

「舒蕾，妳真的要停掉一半的課，不再考慮一下？」溫舒蕾是補習班的招牌之一，李悅身為老闆，當然希望她能維持原來的班級與人數。

溫舒蕾原來是週一到週六晚上六點半到九點半各有一堂課，每個班的學生人數大約是兩百五十到三百名左右。

「主任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我太任性了，但我真的老了，體力不行了，您就發發慈悲成全我吧，拜託。」溫舒蕾雙手合十，擺明了裝可憐。

整個補習班就只有她一個人敢這麼不正經的跟自己說話。李悅斜睨著她，才不吃她這一套，「妳老了？那我呢？是不是該作古了？」

「不是，當然不是。」為了以後能每天睡到自然醒的日子，溫舒蕾快快端出滿臉

崇拜，再舌粲蓮花的吹捧道：「您百戰沙場、老當益壯，我只是一個初上戰場的小兵，怎麼能跟您比擬呢？」

就會耍嘴皮子！李悅忍笑瞪她一眼，「那妳說，妳原來的學生怎麼辦？」

有時人生的機遇就是這麼奇妙，要不是溫舒蕾到補習班來看她的那一天，正好有老師臨時請假，她也不會請完全沒有教書經驗的溫舒蕾幫忙代課，也是溫舒蕾生性太膽大又喜歡接觸新奇事物，毫不猶豫就答應了。

三個小時的課，她聽說溫舒蕾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和學生們瞎聊，沒想到學生們就上癮了。課後，當她上臺解釋原本的老師家中有事，可能必須再請假幾堂課，學生們竟異口同聲說要溫老師繼續代課。

那時溫舒蕾剛從英國回來，還沒開始找工作，這件事就這麼定了下來。

後來她才知道，原來那位老師其實是跳槽了，一時間也找不到人來接替，而不用問她也知道，溫舒蕾正在興頭上，肯定會答應接下那老師的班級，但為了對得起學生和家長，她要求溫舒蕾不能只顧著和學生們玩，要認真上課。

只能說溫舒蕾天生就是塊當補教老師的料，深厚的英文底子，讓她教課像是一條優游在大海裡的魚，完全不費吹灰之力，一下子就上手了，且很快便教出口碑，再加上她百無禁忌、麻辣有理的風格，學生們都喜歡她，更紛紛在網上幫她發推文，她一下爆紅，直到今天。

「總要給新人表演的舞臺嘛。」溫舒蕾皮皮的說。

幫人代課的那段日子不算，連續六年，她幾乎一週都上六天課，雖然上課的時間只有三個小時，但上課前要備課，下課後要為有疑問的學生解答，還要因應每學期不同的課綱編修教材，她真的想喘口氣，不想再像機械人一樣過日子。

思及此，她也想起當年代課時的一位學生黎瀞，不久前黎瀞到補習班來看她，說今年有幸參與一部電影的演出，電影預計在十月份上映，到時候會給她電影票，請她去看。

她一口就回絕黎瀞，說要自己買票去看，她也決定好了，電影上映的第一天，她就要帶父母、溫爸爸、溫媽媽以及好友何怡瑄一起進電影院捧黎瀞的場。

「妳現在放掉了，不一定能再收得回去。」李悅提醒道，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，一旦後浪上來，前浪就只能擋淺在沙灘上。

「如果那個人表現得比我好，把我的位置讓出去也沒關係。」溫舒蕾由衷地道。她愛自由，不喜歡受拘束，所以補教老師這個工作適合她，但並不代表這是唯一適合她的工作。

不說家境還算不錯，光是她這些年賺的錢，就足夠她一輩子不愁吃穿，如果她老實過日子的話。

李悅沒再試著勸她，「那好吧，妳去準備上課吧。」

「是，老師拜拜。」

調皮鬼！李悅搖頭失笑，想起另一個也讓她又愛又恨的學生，杜豫琛那個臭小子，考上第一志願竟然不去唸，偏偏要去玩什麼電影，就不要給她逮到，不然一定有他好受的，哼！

須臾，離開主任辦公室的溫舒蕾走進教師辦公室，看見張萃珉正低頭專心備課，她不好打擾，便沒出聲和張萃珉打招呼，安靜的走到自己的位子坐下。

她永遠都是那麼閃亮！張萃珉沒有抬頭，可是依然感受到溫舒蕾的光芒。無論在哪裡，溫舒蕾都是最亮的發光體，總是能吸引眾人的目光，她知道，因為她們就讀的是同一所高中、大學與補習班。

整整七年時間，她看著溫舒蕾在學校叱吒風雲，受到老師與同學們無盡的喜愛；在補習班，她看著溫舒蕾如何沐浴在杜豫琛如朝陽般的溫柔裡，溫舒蕾是得天獨厚的，不需要辛苦付出就能擁有全世界，不像她，得在艱困的環境中獨自一個人一步一步努力的往上爬。

如今，她們終於能平起平坐，但是為何她還是覺得溫舒蕾比她耀眼？是因為她的穿著不似溫舒蕾那般奔放嗎？

六年前，溫舒蕾踏進這間補習班時就是現在這樣的打扮，一頭長捲髮，畫著淡雅的妝容，一件小背心，外頭加一件寬鬆的罩衫，一件短褲，以及一雙高跟鞋。儘管溫舒蕾的服裝會隨著季節轉換，高跟鞋偶爾也會換成皮靴，但褲子的長度始終如一，短褲等於是她的標誌。

大家都說溫舒蕾身材好，長得又很漂亮，可是在她看來，溫舒蕾不算高，大約一六二，身材也不稱上魔鬼，只能算是勻稱，臉蛋也沒長得特別漂亮，頂多是清麗，但她卻是那麼樣的自信、瀟灑，無時無刻不展現迷人的風采。

反觀自己，她做不到像溫舒蕾那樣嬌寵自己，每一季都為衣櫃大量添購新品，而除了身高，她們由裡到外都太不一樣，她甜美嬌柔，大家都說帶點古典味道的洋裝最能襯托出她的優點，所以她一年四季都穿著過膝的洋裝。

她們之間的差別太大，不應該被擺在同一個天平上，但她們卻已經被比較了六年，她想忽視，真的，但溫舒蕾天天在她眼前放光芒，這要她如何忽視？她也不想羨慕溫舒蕾，可是溫舒蕾有杜豫琛，那個在她心上留下一抹至今仍揮之不去的柔情的男人，這要她如何不羨慕？

她家是低收入戶，根本沒有多餘的閒錢讓她補習，要不是李悅老師每年每個年級都至少提供五個免費的名額，給想補習但繳不起學費的學生申請，她大概也沒機會認識杜豫琛。

想起杜豫琛，還有他那厚實又溫暖的懷抱，張萃珉忍不住再一次悸動，她知道他當時只是見義勇為，想幫她趕走糾纏她的混混，但是她怎麼能忘記他曾經大聲的宣告她是他的女朋友。

「舒蕾，妳為什麼要停掉一半的課？」張萃珉低著頭，狀似不經意的問。

每天她都好渴望能從溫舒蕾的口中聽到一些有關杜豫琛的消息，所以會刻意找話題聊天。

聞言，也正在備課的溫舒蕾抬起頭來，笑著回答，「想休息一下。」

「我以為……」張萃珉故意不把話說完。

其實她早就打聽清楚了，如果沒有意外的話，杜豫琛每年寒、暑假都會回來，盡盡孝道之餘也見見老朋友，至於會待多久，得看他手邊的工作忙不忙。

「以為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張萃珉又一次欲言又止。

溫舒蕾看著雙頰微微泛紅的張萃珉，第 N 次心軟了，「暑假快到了，不知道豫琛會不會回來？」她狀似無心的說給空氣聽，實則有心的在說給張萃珉聽。

她必須承認，她不是一個細心的人，和張萃珉私下也沒有什麼交情，她是來補習班上班後才知道，原來她們不只都是老師的學生，還上同一所高中和大學，而在她們做了六年的同事之後，她再粗枝大葉，也該察覺到張萃珉暗戀杜豫琛的事，更何況—

在杜豫琛那本以「我的第一次」為開頭的記事本裡，寫著「第一個向我告白的女生，名字叫做張萃珉」，而時間是他們高一的時候.....

張萃珉忙不迭地抬起頭來鼓吹，「妳可以打電話給他問問看啊。」

瞧，反應這麼大，她還需要再確定兩個張萃珉是不是同一個人嗎？溫舒蕾無奈的笑了笑，「基本上他不會接我的電話。」

除非她運氣好，他正好有空理她，但這樣的機率微乎其微，所以她早就放棄了。

「妳還是可以打打看。」

念在她一片痴心的分上，溫舒蕾破天荒在沒有急事的狀況下，撥電話給杜豫琛，再好人做到底的按下擴音鍵。

「Hello。」

手機那頭傳來一個陌生的女聲，嚇了溫舒蕾一小跳，「我找杜豫琛。」她下意識用中文說，懷疑自己打錯電話了。

不料對方竟用中文回答她，「豫琛在忙，請問妳哪裡找？」

「溫舒蕾。」

溫舒蕾還來不及反問對方是誰，就聽見對方的驚呼聲—

「溫舒蕾！我知道妳，妳是豫琛最疼愛的鄰居妹妹，對不對？」

這個女人認識她？溫舒蕾更訝異了，「對。」

「妳好，我是豫琛的工作夥伴，蘇珊。」

蘇珊？他的前妻？溫舒蕾心裡震驚，表面上卻故作鎮定再道：「妳好，可以麻煩妳轉告豫琛，請他有空時回個電話給我嗎？」

「好。不過他今天很忙，妳很急嗎？」

溫舒蕾本來想說不急，但話到嘴邊卻改口了，「有點。」

「好，我會請他盡快回電話給妳。」蘇珊頓了一下又道：「不好意思，豫琛在叫我了，我得去忙了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語畢，溫舒蕾瞪著斷訊的手機，消化著她竟意外與杜豫琛的前妻通上電話的事實。

「蘇珊是誰？」張萃珉迫不及待的問道，心裡想著，這個叫蘇珊的女子可以接杜豫琛的手機，可見兩人的關係不一般。

「不知道。」溫舒蕾回過神來回道。

她會知道杜豫琛的前妻叫蘇珊，也是因為他那本「我的第一次」的記事本裡有記

錄，其實那本記事本是她在無意間發現的，所以她認為自己這麼回答張萃珉也是無可厚非，不算說謊。

張萃珉不相信，「妳怎麼會不知道？」是不想告訴她吧。

溫舒蕾奇怪的看她一眼，「豫琛又沒告訴過我，我怎麼會知道。」

這是事實，杜豫琛在美國的事她一件也不知道，除非他主動告訴她，相同的，她在英國發生的事，他也都不知道，除非她自己提起。

「你們的感情不是很要好嗎？」

張萃珉咄咄逼人的語氣讓溫舒蕾感覺有些不舒服，她的表情一沉，「他有他的隱私，我無權過問。」

張萃珉敏感的察覺她的語氣冷了幾分，這才意識到自己太激動了，連忙道歉，「不好意思，我以為……」

又是我以為！溫舒蕾這次沒再心軟，她覺得自己已經仁至義盡了，於是她站了起來，「不好意思，我先進教室了。」語畢，她抓起桌上的講義，轉身就走。

如果是正常情況，張萃珉會很擔心溫舒蕾是不是發現她鍾情杜豫琛的事，但現在她一顆心都掛在可能的情敵蘇珊身上，根本沒有心思多想什麼。

蘇珊是誰？杜豫琛的女朋友嗎？還是……不管蘇珊的身分是什麼，只要杜豫琛還是單身，她就有資格追求他，只要他回來，只要他回來……

美國，加州洛杉磯，早上八點。

「妳是不是接了我的手機？」送錄音師到門口又走回客廳的杜豫琛，問著他的經紀人兼前妻蘇珊，因為他的手機不是放在他習慣的位置。

他的身高約莫一八五，相貌偏斯文，全身散發著一股冷峻的桀驁之氣，讓人感覺不太好親近，他上身穿著一件淺色襯衫，袖子往上隨意地反折了幾折，下身一件深色西褲，這是他進入社會後，一直維持不變的穿著打扮。

這兒是他的住所，位於比佛利山莊，佔地與周圍的豪華別墅相比雖然小了許多，但是一棟相當具有特色的別墅，由於工作的關係，他在家裡隔出了一間錄音室。他是一個音效師，按照道理不需要請經紀人，至於他會這麼做的原因，是因為他的工作不似父母與溫家人所知悉的那樣，只有他最愛的音效，他還有一份比音效更早獲得成就、更賺錢的工作—配音。

配音是他初到美國時賴以為生的工作之一，原本只是兼差性質，直到幸運之神降臨到他身上。

那是他到美國的第二年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，他透過朋友介紹替一部獨立製作的電影預告片配音，電影的票房尚可，但他別樹一格、清新又絕妙的配音，吸引了許多觀眾及大製片家的注意，因而踏上配音這條路，如今他接一個商業廣告的配音價碼至少十萬美元以上。

這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，除了運氣，也證明了「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」這句話，他為了做一個真正的電影人，大學四年不只在學校努力學習，更實地去片場打工，從幕後到幕前，他要求自己就算無法樣樣精通，至少要能上手，表演是他的最弱項，可要不是他對幕前沒興趣，拒絕了多位經紀人的邀請，他現在可能已

經是一個亞洲巨星了。

蘇珊是他到美國後在華人圈認識的朋友之一，她今年三十歲，是個土生土長的華裔，她和許多年輕人一樣，大學畢業後滿懷熱血勇闖好萊塢追尋夢想，如今她是一位頗有名氣的經紀人。

蘇珊心知杜豫琛極重隱私，但她覺得自己身為他的經紀人，替他接手機是一件很稀鬆平常的事，於是她理直氣壯的回道：「溫舒蕾說有急事找你。」

聽到是溫舒蕾打來的電話，杜豫琛更不開心了，但他並沒有表現出來，只是淡淡的道：「希望妳以後不要再接我的電話。」

說到溫舒蕾，她不得不再問一次，「你真的要暫停好萊塢的事業？」

他的事業已然起飛，又有她幫他運籌帷幄，他的未來只會更好，她實在無法理解他竟選擇在這種時候暫時放下工作。

「這件事我們已經討論過了。」

父母大約在兩個月前打電話給他，說他們已和溫爸爸、溫媽媽約好七月要搭郵輪去環遊世界，要他回臺灣幫忙照顧溫舒蕾，所以這兩個月他都在忙著「還債」，幸好一切工作都進行得很順利，他可以在四個老頑童出國旅遊之前，無約一身輕的返回臺灣。

「豫琛，你再考慮一下……」

杜豫琛有些不耐煩地打斷道：「我決定好的事不會改變。」

就像當初他身邊的人都認為他值得一位更好的經紀人，他卻執意選擇她一樣。

當然，他並不是什麼善心人士，只是單純想著既然非得請一個經紀人幫自己處理配音工作的事務，那就請同樣身為華人的她吧。

可是後來他的想法改變了，他必須老實承認，他一直沒換經紀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合作無間，或是他欣賞她的工作能力，而是為了補償她，無論在兩人結婚的當下他是不是酒醉意識不清，他確實害她變成一個離過婚的女人，他責無旁貸。

他們都合作這麼久了，蘇珊又怎麼會不知道他的個性，只是她還是無法接受他的決定，「難道我不值得你為我留下？」

雖然兩人都同意他們的婚姻是一個酒後的玩笑，但這並不表示她對他的感情只有友情。

「跟我的家人相比，妳是不值得。」杜豫琛答得果決。

「溫舒蕾並不是你的家人。」

聽到她這麼說，他更想換經紀人了，「那是妳的想法，不是我的。」

對他而言，溫家人就是他的家人，初到美國時，他因為不想讓家人為他擔心，因此在家人面前幾乎絕口不提在美國發生的大小事，只有他覺得非說不可的事，才會主動提起，例如他和蘇珊結婚又離婚，久而久之就成了習慣。

認識杜豫琛七年多，蘇珊第一次覺得他好無情，「在你心裡當真沒有我的位置？」

「妳想要什麼位置？」杜豫琛冷淡的看著她，他不是沒發現她對他的情意，只是他對她只有普通朋友的感情，而他向來最討厭處理被倒追這種事。

「你真的不知道？」

「我要知道什麼？」他繼續裝傻。

雖然工作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，但他是一個正常的男人，當然也會想談戀愛，只是來到美國這些年，他還沒遇到一個讓他想要留在身邊的女人，所以這個家的女主人會一直從缺。

蘇珊知道這種事不能說破，一旦說破了，他們可能連朋友都沒得做了，於是她適時的住口，正如六年前她明明不想和他離婚，卻仍然答應了，就是期待著有朝一日他能愛上她，進而真心誠意的向她求婚。

「我答應提前終止經紀約，但有一個廣告你必須接。」她提出交換條件。

她和杜豫琛的經紀約是一年一簽，而這一次的約還有一個月到期。

「什麼廣告？」

「S 牌汽車新一季的廣告。」這是世界性的商業廣告，而他現在配音的價碼雖然比不上好萊塢的大明星，但在配音界來說算是天價了。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廣告已經在拍了。」

意思就是配音的時間不確定，杜豫琛當機立斷地道：「推掉。」

蘇珊簡直不敢相信，他竟然寧願把手上最大的廣告客戶拱手讓人，也不願放溫舒蕾在臺灣等他幾天，「這是我的條件。」

不願受她脅迫，他乾脆地道：「我賠違約金給妳好了。」

他不在乎他自己，但是她在乎！她心知他最重視的是什麼，於是她掐住他的死穴，冷聲威脅，「相不相信我會追到臺灣去？」

萬萬沒想到她竟敢明著要脅自己，杜豫琛目光一冷，「妳！」

「保護你是經紀人的責任。」

說得真好聽！他冷冷的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，確定時間後通知我，妳現在可以走了。」語畢，他走向廚房，不再理會她。

太好了，他答應了！蘇珊暗自感到欣慰，卻有著更多的惆悵，這些年來他一直都是這樣，無論什麼事，只要碰到溫舒蕾，他就什麼原則、堅持都沒有了，他真的只是把溫舒蕾當成一個鄰家妹妹而已嗎？

她凝望著他的背影，好想問卻不敢，最後再留戀的看了一眼，這才轉身離開。

直到聽不見蘇珊的腳步聲，杜豫琛才動手為自己倒一杯咖啡。

經此一事，他決定要換經紀人。

他邊喝著咖啡邊走回客廳，調整著被蘇珊搞得很惡劣的心情，在他最常坐的那張沙發前停下腳步，彎身將咖啡杯放到茶几上，拿起被蘇珊移動過的手機後，他才悠閒的坐下來回撥電話給溫舒蕾。

待手機一接通，他即溫柔的開口，「到家了嗎？」

「早就到了。」溫舒蕾沒好氣地回道。

此刻臺灣時間已過午夜，而她正在杜豫琛的房裡，坐在書桌前，書桌上放著一本攤開的記事本，她晶亮的雙眸惡狠狠的瞪著寫在上頭的蘇珊兩個字。

為了方便溫舒蕾出入，周琴君特地打了一副家裡鑰匙給她；而她從英國回來的第一

四天，杜豫琛的書桌上也出現一副溫家的鑰匙，不過他至今從未使用過。明明她的口氣不是太好，但杜豫琛太久沒聽見她的聲音了，此時聽起來覺得宛如仙樂，「聽說妳有急事找我？」過去這幾年，他們並不常通電話，一是他們本身都很忙碌，二是他們很有默契的不想打擾對方的生活，而在這之前，他們有將近十六年的時間幾乎沒有分開過，直到二十二歲那年，他們的生命才出現分岔點。這些年雖然他們的心依然貼近彼此，但他們的人卻愈走離對方愈遠。原本形影不離的他們，為什麼會變成這樣？每當思念她時，他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，但卻怎麼也想不到答案，最後只能安慰自己，就算他們是親兄妹，長大了也會各奔前程，更何況他們不是親兄妹，各走各的路，豈非更加自然。「一定要有急事才能打電話找你嗎？」溫舒蕾一邊抱怨，一邊從筆筒裡拿出一枝鉛筆，把記事本翻到第一頁，一如過去的這三、四年來他每一次惹惱她一樣，在每一個句子的後頭下眉批，並在錯誤的地方打叉再訂正。聽她的口氣像吃了炸藥似的，杜豫琛直覺聯想，問道：「學生又不乖了？」他以前就想過她未來的職業肯定會與她所愛所學有關，就是沒想過她會成為補教老師，不過她的個性確實非常適合這份深具挑戰性與開創性的工作。不理會他的問話，溫舒蕾質問道：「蘇珊是誰？」杜豫琛挑眉，他以為她不會過問他在美國遇到的人和事，「一個普通朋友。」「只是普通朋友？」他有多機車她怎麼會不知道，連她幫他接手機都會被罵到狗血淋頭，他會讓一個普通朋友幫他接手機？鬼才相信！「就是因為太普通了，才會不知道我的規矩。」前一句話是事實，後一句話就不是了，但這事他自己知道就好。算他強辯有理，溫舒蕾的心情頓時好一點了，連帶書寫的力道輕了些，眉批的用字也溫和多了，「所以她真的不是你的誰？」杜豫琛輕笑，認為她的老毛病又犯了，「妳希望她是我的誰？」「沒有啊。」她悶聲道，所以那個蘇珊到底是不是他的前妻？「吃醋了？」他的話語裡滿是笑意。從小到大她都是這樣，只要看見他對別的女生好，她就會生悶氣。「神經病，我幹麼要吃醋？」溫舒蕾哇哇叫道，好想把手機拿開，因為她知道他接下來一定會說那句她最不想聽的話。「妳放心，我最疼愛的妹妹永遠是妳。」杜豫琛輕聲安撫，他早就習慣被她當成所有物。果然！她一如往常，耍脾氣地啐道：「哼，誰希罕！」他也一如往常的和她說笑，「真的不希罕？可是有很多人在排隊等這個位置喔！」「誰？」溫舒蕾隨口回道：「蘇珊嗎？」杜豫琛微微皺眉，不禁懷疑是不是蘇珊對她說了什麼讓她誤解的話，她才會這麼耿耿於懷，「她對妳說了什麼？」「什麼？」

「這是妳在五分鐘之內第二次提起蘇珊這個名字。」繼他的第一個女朋友之後，她已經好久沒有這麼在意他身邊的女人，不太對勁。

他的心思還是這麼細膩！溫舒蕾心一驚，為了避免自己偷看他記事本的事被他那顆精明的腦袋循線挖出來，她連忙岔開話題，「要回來嗎？」

原來她是為了這件事急著找他。杜豫琛突然想給她一個驚喜，說了一個善意的謊言，「最近很忙，過陣子再看看。」

「喔……」忽然沒心情再和他講電話，她道：「不說了，去休息吧，我也要去睡覺了，再見。」

「嗯。」話落，杜豫琛隨即結束通話。

每次都不跟她說再見，這個小氣鬼！溫舒蕾冒火的把手機往桌上用力一放，不過她至今仍舊沒有發現，他們每次通話都是她先說再見，他才會掛上電話。

杜豫琛之所以對待她比在家時多一點溫柔，是受了距離的影響，因為她遠在天邊，他唯一能為她做的，就是當她的情緒垃圾筒，因此吵架那種事當然得完全避免。

至於他們分離的這些年，他幾乎不接她的電話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他不想草率的接了她的電話，卻又沒空聽她多說，所以像今天這樣，等排開一切所有會干擾他們通話的外務後，再回電話給她。

溫大小姐又怒了，眉批的用字自然又選擇那些不是太好聽的，她氣憤的不停寫著。

「可惡，大壞蛋！」

她懊惱的瞪著眼前那兩行字大罵，隨之用力的打叉叉，再寫上正確的答案，她奮筆疾書了好一會兒，才停筆拿起橡皮擦滅證，但她一個字都還來不及擦掉，便聽見一

「舒蕾。」走出房間想確定溫舒蕾回家了沒的周琴君，看見樓梯的燈亮著，邊往上走邊大聲問道：「妳還沒回去嗎？」

「是，杜媽媽，我還在豫琛房裡找一些編講義要用的資料。」溫舒蕾一邊大聲回答，一邊快速把記事本放回抽屜裡，再把筆和橡皮擦收好，起身來到門邊。

沒錯，當年她就是來杜豫琛房中找一些編講義的資料，才會無意間發現他這個習慣，而當時她實在太好奇了，才會那麼沒品的翻閱內容。

「很晚了，明天再找吧。」周琴君來到兒子的房門口，寵愛的笑道。

她已很習慣溫舒蕾把這兒當成自己的家，隨時想過來就過來。

「好，我明天再來找。」

「嗯，燈我來關，妳快回去睡覺吧。」

「好，杜媽媽晚安。」溫舒蕾給了周琴君一個甜蜜蜜的晚安吻。

「晚安。」周琴君拍拍她的背，心底不由湧上一股歉意，舒蕾，請妳一定要原諒杜媽媽，杜媽媽真的好想、好想聽妳喊我一聲媽媽……

第2章

七月中旬，太陽依舊熱力四射，算算，暑假已過了將近兩個禮拜，每天睡到自然醒的懶人也多了一個—溫舒蕾。

中午，她在家裡與父母愉快的共進午餐，心想她好久沒和好友何怡瑄見面了，正好今天是星期天，等吃完飯她要打電話約好友，一起去逛街血拚，不料—

「什麼？！」溫舒蕾大叫，不敢相信父母竟然又聯手突襲她。「這是什麼時候決定的事，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？」

「妳工作那麼忙，我們怎麼好意思打擾妳。」關宜霧好委屈的說。

她的人生最後會是大勝利還是大失敗，就靠眼下這一把了，她當然要卯起來演得可憐兮兮，迷惑女兒那顆孝順的心。

「媽—」溫舒蕾苦喊。

上天明鑑，她是整日忙工作沒錯，但她何時說過爸媽打擾到她了？

「總之就是這樣了，我和妳爸都退休了，我們要搭郵輪去環遊世界，妳就快樂的過妳想過的日子，不要管我們兩個老的還有什麼心願未了。」關宜霧一副心死的模樣，重重的嘆了口氣，「唉，也只能這樣，女兒養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做爸媽的不看開點，還能怎麼辦？」

「媽！」溫舒蕾急得跳腳，她不明白向來樂觀開朗的母親怎麼會突然變得如此多愁善感？還有，她哪裡是個那麼不孝順的女兒，媽這麼說，是想害她一輩子良心不安嗎？

「唉，教我在學校怎麼待得下去，到處都是可愛的小男生、小女生，這個是外婆送來上課，那個是奶奶來接下課，天啊，有些當外婆奶奶的才五十歲呢，傷心，太傷心了，傷心到只好趕緊辦退休，來個眼不見為淨，不然還怎麼辦？」

這會兒溫舒蕾終於聽明白也搞清楚母親的意思，「媽，我們不是早就說好了嗎？我不要再婚，我要一輩子待在妳和爸的身邊陪你們。」

「對啊，所以我剛剛不是也說了嗎，妳就快樂的過妳想過的日子，我們不要打擾妳，去環遊世界啊。」

溫舒蕾聽得一口氣差點兒喘不過來，過了一會兒她冷靜下來，問道：「那你們要去多久？」

「看心情。」關宜霧敷衍回道，接著有些顧忌的看著她問：「舒蕾，妳那麼會賺錢，多分一點給我們花，妳應該不會不願意吧？」

「媽—」溫舒蕾有一種叫天天不應、叫地地不靈的感覺，父母自己賺了多少錢她不管，但這些年她那麼努力的工作賺錢，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父母能用她給他們的孝養金痛快的享福啊。

收到妻子的暗示，溫紹茗接手道：「舒蕾，妳就不用擔心我們了，我們會好好照顧自己的。」

「爸，怎麼連你也這麼說？」溫舒蕾抱頭，好想去撞牆，搞得像是她不結婚生子是一件大不孝的事似的，是有沒有這麼嚴重？

「舒蕾，我們沒有要勉強妳的意思，妳就照妳的人生規劃走就好了。」溫紹茗了解女兒的個性吃軟不吃硬，得像這樣子和她慢慢磨，才能磨碎她的堅持。

「爸……」乍見父親耳鬢的白髮，溫舒蕾才發覺父親老了，心微微一揪。

過去父母給了她絕對的自由與支持，他們從不干涉她什麼，也不要求她什麼，她

怎麼能狠心請他們斷了做外公外婆的念想？

「好了，今天是星期天，妳如果不累，就約怡瑄出去走走吧，妳們也好久沒見面了。」

「爸。」父親的每一句話都深深擰痛了溫舒蕾的心，父母真的事事都依她、為她著想.....

溫紹茗面帶微笑，沒有說話，擺擺手讓女兒去忙自己的事。

溫舒蕾看了看母親，再看了看父親，既然他們想當外公外婆，那就給他們當啊，這有什麼難的？不過有件事她必須先問清楚才行，「爸、媽，你們能接受我當一個未婚媽媽嗎？」

溫紹茗並沒有直接回答她的問題，而是說：「爸爸媽媽只要妳快樂。」

女兒決定獨身，他們夫妻倆理應尊重，只是，這世上有哪一對有女兒的父母不想當外公外婆？這是他們的私心，若女兒能成全他們，他們當然不會介意她當一個未婚媽媽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溫舒蕾微微一笑。「那我先回房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等女兒一離開餐廳，關宜霧立刻抓著丈夫的手，緊張的小聲問：「紹茗，你覺得我們說動舒蕾了嗎？」

「妳的女兒妳還不了解嗎？一旦動念了，她就會付諸行動，不管成功與否。」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這是女兒的座右銘，一切但求對得起自己。

「那她會如我們所願找豫琛當孩子的爸嗎？」

溫紹茗輕笑，覺得老婆真是犯糊塗了，「既然決定要生了，妳想妳那聰明的女兒會放棄這麼優良的基因嗎？」

關宜霧頓時笑開了，「太好了，我們就等著當外公外婆吧。」

同時間的杜家—

「豫琛，你什麼時候回來？」杜繼賢夫妻倆正在臥室用筆電與人在美國的兒子視訊。

杜家的右手邊就是溫家，除了隔局左右相反，所有的配置幾乎一模一樣，杜豫琛與溫舒蕾房間的窗戶正好相對，幸好兩棟房子隔著一點距離，否則溫舒蕾這個大懶人要到杜家鐵定不走大門，而是直接爬窗。

「爸，你和媽還有溫爸爸、溫媽媽真的都退休了，還要一起搭郵輪去環遊世界？」杜豫琛再次確定的問道。

他認為這四個老頑童還是會像之前幾次那樣放心不下家裡，臨時決定不去了。

「不是早就跟你說過了嗎？」懶得和兒子廢話，杜繼賢再次問道：「到底要不要回來？」

「我這邊還有工作走不開。」雖然他為了要回臺灣已經把手邊的工作都處理好了，但汽車廣告這個實在太臨時，廣告已經拍好了，這幾天他在忙著配音，差不多快完成了。

「隨便你啦，反正我們後天就要出發了。」杜繼賢接著故意激道：「如果你放心

讓舒蕾那個什麼都不會的小迷糊一個人待在家，你就不要回來。」

「爸！」每次都這樣威脅他，難道沒有其他招了嗎？

「豫琛。」這次換周琴君說話，「你不回來陪著舒蕾，教你溫爸爸、溫媽媽怎麼玩得安心？」

「所以啊，爸幹麼要退休，像以前一樣舉辦員工旅遊，你們四個帶著舒蕾一起到附近的國家玩個幾天不是很好嗎？」四個老人家說這次至少要去玩半年，還有安全問題，他實在不太贊成。

「你說這是什麼話？你都曉得要趁年輕去追夢，我們都幾歲了，再不去完成這個夢想，以後還有機會嗎？」周琴君不快的說道：「算了，早知道養兒子沒有用，就當你溫爸爸、溫媽媽白疼你了，我等等就去告訴他們你不回來，請他們……」

「好啦好啦。」杜豫琛截下母親的話，「我又沒說我不回去。」

「算你還有點良心，不說了。」語畢，周琴君結束視訊，接著不放心的看著丈夫，問道：「豫琛真的會趕回來嗎？」

「妳自己想想看，舒蕾需要他的時候，他哪一次不在？」

周琴君點點頭，「這倒是。」但她愈想愈覺得不合理，「明明豫琛就很著急舒蕾，為什麼他們就擦不出愛情的火花？」

「或許就像他們說的，他們太熟了，熟到無法把對方視為異性。」杜繼賢更仔細的分析道：「在我們的教育下，他們像是親兄妹般一起長大，豫琛照顧舒蕾已經成為一種習慣與責任，舒蕾也是如此，他們彼此信任、相互了解，我們在他們之間深種的親情，早已超越了男女情愛。」

「所以是我們四個人的錯？」

「算是吧，也是我們太貪心了，希望他們做了兄妹之後還能再當夫妻。」他輕嘆了一口氣。

周琴君撇撇嘴，「那時他們還那麼小，誰會想到那麼多。」

「所以嘍，我們只能盡人事聽天命，不能強求。」

樂觀一點想，兩個孩子這次的再相聚若能出現一個契機，讓他們以全新的觀點正視彼此的存在，或許就有相愛的可能。

「好可惜，他們明明那麼般配。」

杜繼賢安慰的摟了下妻子，「再等等看吧，也許老天爺只是讓他們晚一點開竅，我們最後還是能擁有我們想要的媳婦和孫子。」

「唉，也只能這樣了。」周琴君嘆息，她只想要舒蕾這個媳婦，只想要舒蕾為他們杜家生孫子、孫女，就算兒子娶了其他女人，她心中還是會有遺憾。

暑氣更熾，今天是溫紹茗夫妻與杜繼賢夫妻出發去環遊世界的日子。

下午，送親愛的父母及疼愛她的兩位長輩到基隆搭上郵輪，溫舒蕾一個人落寞的開著車回家，每當這種時候，她就會特別想念杜豫琛。

唸小一之前，她飽嚐獨生女的孤單，一個人玩耍、一個人寫功課，她好羨慕其他同學有兄弟姊妹，雖然父母很愛她、很疼她，但她還是希望有兄弟姊妹可以分享喜怒哀樂。

突然有一天，隔壁搬來了新鄰居，從此，她不再是孤孤單單的一個人，她有一個名叫杜豫琛的玩伴，他像是她的哥哥也像是她的朋友，無論她做什麼，他都會陪著她，她每天都過得好開心，直到他們長大，興趣出現分歧，才漸漸畫出不同的生活圈。

考高中那年，她以為以他的成績肯定可以考上男校的第一志願，誰曉得他竟然選填男女合校的最高志願，早知道她就把她的第一和第二志願換順序，這樣他們就能繼續一起上學，一起去補習，再一起回家了。

不再唸同一所學校，他們的交集雖然少了些，但感情仍然不變，只是，她忽然不想當他最疼愛的妹妹了，她想和他天長地久的在一起，可是他並不這麼想，要不是他們的父母規定他們上大學之前不能談戀愛，他大概高一就交女朋友了。

大學放榜的那一天，當雙方的父母得知他們都考上自己的第一志願後，便開開心心的開車去環島，父母不在家，孩子不作怪怎麼說得過去？

十八歲的他們，在滿天的星斗相伴下，在他家的天臺上喝酒慶祝，慶祝他們終於要上大學，那一天晚上，他們真的喝太多了，他成了她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。

事後她實在是太害羞了，不好意思面對他，發覺他睡著了，她便趕快跑回家洗澡睡覺。原以為他們之間的關係會變得不同，沒想到他竟然都沒有變，對待她的態度一如往昔，那一刻她懂了，那只是一次他寧願當作沒發生過的失誤，她就繼續當他最疼愛的妹妹。

之後，或許是自尊心作祟，她像是在和他比賽似的，他交女朋友，她就交男朋友，他換女朋友，她就換男朋友，可是每次眼睜睜看著他擁抱別的女人，她的心就好痛好痛，再也受不了的她大學一畢業就飛到英國唸書，從此與他分隔兩地。

去了英國後，她每天都要告訴自己好幾次不要想念他，就這樣日復一日，然後有一天她清醒了，這世上優秀的男人那麼多，總有一個能佔領她的心，讓她永遠忘卻他吧？所以她不斷的尋覓，但是沒有一個男人能像他那樣吸引她的靈魂，讓她甘願一輩子為他守候。

終於，她放棄了也認命了，這一生，她只屬於一個男人，那個男人的名字是杜豫琛，所以她決定等完成學業返國，她就要告訴父母她不想結婚，要當一個快樂的單身貴族。

就在她下定決心不久後，她的室友亞當向她吐露心事，說他的愛人威廉需要一段婚姻來掩護他們的愛情。

她想，自己的愛情今生是不可能圓滿了，她何不成全別人？

就這樣，她嫁給了威廉，他們三個人一起住在一棟大房子裡，直到威廉不再需要她這個假妻子，他們才離婚，她也才想到，這一段婚姻給了她一個不婚的堅強理由。

說真的，撇除男女之間的情愛不談，那段日子她真的幸福到了極點，有多少人能像她這樣，每天被兩個金髮碧眼的大帥哥捧在手心裡寵愛。

有時候，幸福也是一種領悟，人生的夢想何其多，她又何必汲汲營營於愛情？像她現在就有一個新夢想—當媽媽。

她知道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，關係著一個生命，她不會草率的把她的孩子帶來這個世界，她會考量一切她能想到的變數與阻礙，不過說句老實話，如果能像偷零食那樣，從杜豫琛那兒偷來幾隻小蝌蚪，那她完全不用考慮，立刻生！可惜她這是作春秋大夢……

想到這兒，溫舒蕾忍不住重重嘆了一口氣，她要去哪裡找一個像杜豫琛那樣優質的男人，神不知鬼不覺的和那男人製造個娃兒呢？

她真的好苦惱，直至回到家，她還是沒有想出一個好的解決方案，看來她想懷個寶寶的計劃還得再等等。

天色漸暗，她走進房間，放下皮包和鑰匙，赫然發現隔壁房間的燈亮著，她刷地打開窗戶，探出頭大喊，「杜豫琛？」

依稀聽見呼喚聲，杜豫琛慢慢的踱至窗前，推開窗戶，「幹麼？」

他才剛到家，還是一身襯衫配西褲。

「你真的回來了！」話落，人已沒了蹤影。

沒多久，溫舒蕾已經來到杜豫琛的房間裡，雙手圈著他的脖子興奮地跳上跳下，逼得他不得不稍微揚起下巴閃躲，免得自己的下巴和她的額頭玩親親。

「我好想你喔！你這次要待多久？一個星期？兩個星期？還是一個月？」她終於停止跳動，仰起頭甜甜的笑問。

杜豫琛沒回答，從頭到腳掃了她一遍，「妳會不會太敬業了一點，溫老師？」一件粉色小背心，一件幾近透明的白色罩衫，一件再短就要露出屁股蛋的寶藍色短褲，難怪她會揚名補習街。

溫舒蕾現在的心情超級好，無論他怎麼用暗箭射她她都沒感覺，「今天天氣很熱啊！」

他眸光一沉，懶得跟她說廢話，「快去上班吧，回來再聊。」五點多了，再不出發她就要遲到了。

「我今天沒課。」

杜豫琛立刻瞪了她一眼，「沒課幹麼還穿成這樣？」

「今天天氣很熱啊！」她憨笑著又說了一次。

他沒好氣地道：「熱就不要再當一隻無尾熊。」

「人家好久沒看到你了，開心啊！」溫舒蕾還掛在他身上不肯離開。

「走開啦。」杜豫琛不知憐香惜玉的拔開她，有沒有那條電話線，他對她的溫柔度真的差很多，「妳剛剛去送行？」

他已經很努力趕了，但還是來不及送雙方父母出發。

「嗯。」他還沒告訴她他這次要回來多久，不知道是不是像以前一樣，等他們的父母玩回來他才回去美國？

「晚餐想吃什麼？」這個迷糊蛋只有讀書行，其他的統統不行。

「你要煮給我吃嗎？」

聽她這麼說，杜豫琛立刻改變主意，「出去吃。」

「不要這樣嘛。」溫舒蕾拉著他的手撒嬌道：「我想吃你煮的酸辣麵。」

「溫舒蕾，妳已經三十多歲了，不要這樣，很噁心。」

她當作沒聽見，繼續裝可愛，「豫琛哥哥，我們好久沒見面了，你就不能對人家溫柔一點嗎？」

「煩死了，快回去換衣服啦！」這就是哥哥的保護心態，只准別人家的姊姊妹妹穿少少，自己的就得包緊緊。

「討厭，很熱耶。」嘴上是這樣抱怨，但溫舒蕾還是乖乖的回家換衣服了。

杜豫琛不急著整理行李，他決定先去洗個澡，換個衣服，再到廚房煮溫舒蕾指名要吃的酸辣麵。

他掏出口袋裡的皮夾，習慣性的拉開書桌右邊的第一個小抽屜把皮夾丟進去，裡面整齊擺放的筆記本沒意外的再一次勾起他的回憶，他不由得勾起嘴角，用手指輕撫著第一本的封面。

他記得是他剛唸國小不久的事，溫媽媽，就是他當時的班導師，出了一個作文題目—我的第一次。他寫的是父母第一次帶他出國玩，但是他的某些男同學寫的卻是我第一次牽手的女生、我第一次親親的女生、我第一次偷偷喜歡的女生.....

當時他連想都沒想過這種事情，真教他大開眼界，然後他就莫名其妙的開始記錄自己和女生的第一次，直到今天，在這本筆記本裡，出現最多次的就是溫舒蕾這個名字。

想想，若不是他大學的那一群死黨都是瘋子，故意把他灌醉後，找來一個女同學送他回家，這本筆記本裡應該沒機會出現那個女同學的名字，不過也因為那次的失誤，他才得以發現原來他有一旦喝醉酒，就會完全不記得自己做過什麼的怪毛病。

因此在那天之後他只喝不含酒精的飲料，就算真的必須要喝酒，也只是淺嚐幾口。後來會再度酒醉失誤只能怪他自己，那時一群死黨到賭城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，結束後他接到母親的電話，母親很心疼的告訴他溫舒蕾在英國結婚及離婚的事，他一時心情不好就到飯店附的酒吧喝酒，正巧遇到蘇珊也在那裡，於是他們便一起喝酒。

他的記憶只到這裡，之後的事.....唉，總之又是一筆糊塗帳，所幸蘇珊也認為他們是酒後玩過頭，願意無條件和他離婚，之後他就戒酒了.....

想到這裡，杜豫琛關上抽屜，走進浴室，褪去身上的衣物後，打開蓮蓬頭洗去一身的疲憊，想起自己第一次喝醉酒的景況，他心中好不慶幸。

幸好他和溫舒蕾喝醉酒的那一次，他只是隔天早上起來嚴重宿醉，還有床上、床下一大堆嘔吐物等著他去清理，並沒有對她做出什麼不應該做的事，也幸好他的寢具是深色系，刷刷洗洗之後就看不清楚汙漬了，否則要是被老媽發現他偷喝酒，還喝得爛醉，絕對是一頓皮肉痛。

洗好澡，杜豫琛換上舒服的家居服，下樓來到廚房，打開冰箱，裡頭果然滿放了溫舒蕾愛吃的東西，他將會用到的食材拿出來開始煮麵，思緒不自覺又回到從前。女大十八變，當她不再是一個愛膩著他的小妹妹，他的責任也多了一項—趕走覬覦她的小野狼。

小學同校、國中同校，他以為她高中也會想和他一起，但是她並沒有，她考上第一志願，當了三年的小綠綠。

老實說，他當下是有一點失望的，不過這樣也好，除了一些教職人員，校園裡清一色都是女生，不會有男生騷擾她，她也不會再因為他而被.....

「煮好了沒？」

溫舒蕾的聲音打斷了杜豫琛的思緒，他轉過頭看了她一眼，她臉上的妝卸掉了，長髮紮成馬尾，換上一件寬鬆一點的短袖上衣與長一點的短褲。「如果妳想吃一碗不合妳胃口的酸辣麵，妳就繼續催。」

她努努嘴，乖乖的在一旁的餐桌前坐下。

臭屁鬼，會煮飯了不起嗎？她也會煮啊，只是難吃到連她自己都吃不下去。

「我上次回來，妳不是星期一到六晚上都有排課嗎？」

他上次回來是什麼時候？太久了，不記得了。溫舒蕾習慣性的搪塞，「你不知道近年來臺灣嚴重少子化嗎？」

「妳的老闆沒有拜託妳用美色去招生嗎？」他也是混過補習班的人，不會不知道光靠美色不足以讓那些聰明的家長從口袋裡掏出錢來，還是得靠過人的實力，美色是福利。

「什麼妳老闆？小心我到老師那兒告你一狀，到時候你就吃不完兜著走。」

「妳以為我是一個會自投羅網的笨蛋嗎？」他知道老師其實是太捨不得他當年高分低就，而不是真的氣他，只是該給他的教訓，她也是一分都不會少就是，所以這些年來他才都只是禮到人不到，就是不想被她唸到臭頭。

「奸詐鬼。」

不痛不養，杜豫琛隨她罵，「剩幾堂？」

「三堂，星期一、三、五，每個年級各一堂，上課時段一樣。」

「少賺那麼多錢，夠妳這個拜金女揮霍嗎？」他故意調侃道，她對每個人都很大方，對她自己也是。

他又知道她一個月賺多少錢了？溫舒蕾哼道：「大不了我找你當伸手牌，餓不死我。」

「妳就這麼有把握我會免費養妳？」

她賊賊一笑，「你開出來的那些支票我每一張都有留著，你想賴也賴不掉。」這是獨生女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，絕不會錯過任何一棵可以寄生的大樹。

「我老婆要是不同意怎麼辦？」

他的話像把鐵錘敲碎了溫舒蕾的美夢，對哦，當初年紀太小，沒考慮到這個變數，不過她大眼一轉，露出諂媚的笑容，「豫琛哥哥，你覺得我們重新寫一張合約怎麼樣？」

想得美！杜豫琛端上一個大碗公，「吃妳的酸辣麵吧。」

「小氣鬼。」溫舒蕾拿起筷子，但下一秒立刻皺眉，「這麼燙要怎麼吃？」

她抱怨的話才說完，他已拿著一個空盤子在她身旁坐下，「像個公主，以後妳老公慘了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夾起碗裡的麵放到盤子上放涼。

這就是他，永遠早一步知道她需要什麼，她的鼻頭猛地一酸，放下筷子，連忙鑽進他的懷裡，掩飾已然泛紅的眼眶。

「幹麼啦？」杜豫琛用手推著她的頭，想把她推開，嘴巴也沒閒著，數落道：「要我提醒妳幾次，都已經是個三十幾歲的老女人了，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樣動不動就撒嬌。」

不想讓他看見自己的淚眼，溫舒蕾賴皮的改抱住他的脖子，卻令她更加悲從中來，「你以後娶了老婆，我們還可以像現在這個樣子嗎？」

應該不行了吧。杜豫琛心想著，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又開口，「為什麼離婚？」

她不主動提的事就代表她不想說，所以他也從來沒有問過，但不知怎地現在會脫口而出。

「你呢？為什麼離婚？」話落，溫舒蕾更感悲哀，曾幾何時，他們之間存在著對方那麼多不知道的祕密？

「是我先問的。」

她偷偷抹去滑出眼角的眼淚，命令自己振作起來，伶牙俐齒的堵了回去，「誰規定就要我先答。」不管怎麼樣，她都不能讓他發現自己的心事。

「不合適。」他已經算不清這是他對她說的第幾個善意的謊言。

「我也是，不合適。」

杜豫琛不曉得該怎麼安慰她，只能這麼說道：「適合妳的那個男人很快就會出現。」溫舒蕾在心裡還給他一句，適合你的那個女人最好永遠不要出現。

多說只是惹她更傷心，他適時停止這個話題，拍拍她的背，催促道：「好了，麵涼了，快點吃吧。」

她放開他，拿起筷子玩弄著盤子上的麵條，忍不住又問：「豫琛，如果我說，請你給我一個孩子，你會答應嗎？」

杜豫琛以為自己聽錯了，「妳胡說什麼？」

既然開口了，她沒有理由不說完，「我爹媽想要當外公外婆。」

「等妳結婚，他們自然就能當外公外婆。」

「我不打算再婚。」

聞言，杜豫琛才發覺事態的嚴重，他抓著她的雙臂將她轉向自己，無法再保持鎮定，「舒蕾，這事不能亂開玩笑。」

溫舒蕾抬起頭，勇敢的迎視他，「我沒有開玩笑。」

他放開她，神色有些複雜的說：「等溫爸爸他們回來我再跟他們談，妳別亂來。」

「我已經和他們說好，這是他們的心願，我必須為他們完成。」

杜豫琛想也沒想便道：「我不同意。」

你憑什麼不同意？溫舒蕾差點脫口說出這句話，幸好她及時忍住了，「我爹媽同意就好。」

「舒蕾！」杜豫琛急喊，再度抓住她的手臂，心忖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溫爸爸、溫媽媽竟然會同意她做一個未婚媽媽？

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不餓了，先回去了。」說完，她拉開他的手，放下筷子，頭

也不回的離開。

意料之外的情況，令杜豫琛感到焦急又困惑，偏偏他們的父母都出國不在，況且他也不想老人家出去玩還要擔心他們，可是他愈想愈煩躁，實在坐不住，在家裡踱步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電話鈴聲響起，他正好走到話機旁邊，隨手接聽，「喂？」

「豫琛？」周琴君驚喜的叫道。

她打舒蕾的手機沒人接，打去溫家也沒人接，才會打回自己家，沒想到竟讓她撞到這個意外的驚喜。

聽見母親的聲音，杜豫琛再也忍不住急忙問道：「媽，舒蕾家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

周琴君愣了下，「沒有啊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「舒蕾剛剛跟我說、說……」一時間他也不曉得該怎麼說比較好。

「說什麼？」

想不到更好的說法，杜豫琛只好直說了，「她說溫爸爸和溫媽媽希望當外公外婆。」

呵，舒蕾的動作還真快！周琴君心中一陣竊喜，但表面上卻裝得很淡定，「這有什麼，你爸跟我也想當爺爺奶奶啊。」

「不是，舒蕾說她要生孩子。」

「很好啊，如果你是女孩子，我也要叫你生一個來給我玩。」

「媽……」他突然覺得不認識母親了，「妳想看舒蕾當一個未婚媽媽嗎？」

「與其嫁一個爛老公活受罪，當一個未婚媽媽更好。」

「媽！」

聽兒子愈喊愈大聲，周琴君忍不住偷笑，「你窮操心什麼，舒蕾又不是沒開過芭藥票。」

「不是，舒蕾這次是很認真的，她、她……」

「她什麼？」周琴君故意道：「她找你跟她生啊？」

「媽……」

好像是耶。周琴君更樂了，「一直媽媽的，你是幼稚園的小朋友哦？」

「媽，事情真的很嚴重，妳……算了，溫媽媽呢？」

「好像跟你溫爸爸在甲板上演鐵達尼，幹麼？」周琴君瞎掰，明明其他三人都在她身旁，看著她向他們使眼色偷偷竊喜。

「我有事跟溫媽媽商量，妳請她有空時打個電話給我，溫爸爸也可以。」

「嗯，還有呢？」

他都快急死了，母親居然還這麼無所謂的樣子……杜豫琛無奈地道：「我會照顧舒蕾直到你們回來，祝你們旅途愉快。」

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，周琴君非常爽快的掛上電話，再繼續與其他三人討論下一步的抱孫計劃要怎麼進行。

杜豫琛茫然放下話筒，如果不是他太了解舒蕾的個性，他也不會擔心到亂了方寸，她一定會說到做到，怎麼辦？

第3章

為了避免溫舒蕾真的成了未婚媽媽，杜豫琛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二十四小時監視她。

晚上十一點，溫舒蕾才剛走出補習班所在的大樓，就看見杜豫琛斜靠著他家的車子，一副就像等著還押犯人的樣子盯著她看，她心中頓時一陣咒罵，可惡，當她是他監管的犯人啊，竟然從早上她一睜開眼睛就一直盯著她到現在，他.....她還沒罵完，一道人影從她的身旁迅速飛奔而過。

「杜豫琛！」張萃珉難掩喜色，他變得更英俊、更成熟，也更有魅力了。

杜豫琛思索了一下，才想起眼前這個女人是誰，「妳好，張小姐。」

「你.....」

張萃珉才剛開口，杜豫琛身形一閃，越過她前去抓想要逃走的犯人。

「妳不想回家屁股痛，就給我乖乖上車。」他抓著溫舒蕾的手臂恐嚇道，他人就在她眼前，她竟然還敢逃？分明是討打。

她才不怕他呢，「你不想錯過佳人，就快點放我走。」

好言相勸不聽，那就別怪他使用暴力了，他鬆開抓著她手臂的手，而後完全不顧她的意願，緊緊的把她扣在自己懷裡，挾著她大步往自己車子的方向走去，然後很粗魯的將她塞進副駕駛座。

期間，他暗暗提醒自己回家後記得放一件薄外套在車子裡，以免溫大小姐著涼，那就是他伺候不周，是他的罪過了。

「方便送我一程嗎？」張萃珉急忙出聲道。他難得回國，她必須把握每一個可以親近他的機會。

雖然很不願意，但她都開口了，又是舒蕾的同事，他怎麼好意思不送？杜豫琛很紳士的打開後座車門，等張萃珉坐進去後，他關上車門，繞過車尾坐上駕駛座。報上地址後，張萃珉熱絡的和他攀談，「豫琛，你這次打算待多久？」

豫琛？溫舒蕾不由得一肚子火，叫得還真親熱，借問一下，他和妳很熟嗎？

張萃珉表現得太熱切，熱切到令杜豫琛產生反感，於是她伸手打開收音機收聽路況，迴避她的提問。

張萃珉見他不理會自己，小心翼翼又帶著期待的輕喚一聲，「豫琛？」

溫舒蕾偷瞄著他，見他一副無意回答的模樣，怕車子裡的氣氛太尷尬，只好代替他回道：「不一定。」

雞婆！杜豫琛暗罵，騰出一隻手，抓住溫舒蕾的小手。

溫舒蕾瞪著自己被他硬抓過去的手，想抽回來，他卻和她十指相扣，他這是在報復她太雞婆嗎？

他這樣是想告訴自己他和溫舒蕾是一對嗎？張萃珉在心裡哼笑一聲，她又不是今天才認識他們，不會如此輕易被矇騙，她用一副她很了解的語氣笑道：「你還是那麼疼舒蕾，當你的鄰居妹妹真幸福。」

這個大嘴巴！杜豫琛惱火的重捏了下溫舒蕾的手，疼得她俏臉皺成一團，要不是情況不允許，她一定會把他的手抓過來狠狠咬一口。

得不到回應，張萃珉自顧自的又道：「好久不見，你什麼時候有空，我請你吃個飯，算是為你接風。」

「他……」杜豫琛一個冷眼掃過來，溫舒蕾登時從一個準備出賣他的叛徒，變成一條乖順的哈巴狗，「很忙，再說吧。」

「舒蕾，我是在問豫琛，不是在問妳。」張萃珉的口氣雖然帶著笑意，但眼神卻透著嫌惡。

透過後視鏡瞥見，杜豫琛在心頭冷哼，這女人以為自己很會演戲嗎？她還差得遠呢。他立刻出口為溫舒蕾掙回顏面，「舒蕾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」

被心上人打臉，張萃珉臉色一陣刷白，不敢再冒然開口。

感覺到火藥味，溫舒蕾心想，這兩個人是開戰了嗎？所以是她誤會了，他們其實很熟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？

須臾，車子靠邊停了下來。

「謝謝，再見。」張萃珉維持著禮儀，優雅的下車，把機會放眼明天。

直到後車門再度關上，溫舒蕾才敢放鬆緊繃的神經，大口呼吸，大聲說話，「搞什麼東西，原來你和張萃珉很熟。」

「不熟，只說過幾次話。」

「不熟你還對人家那麼兇？」慢半拍的想到他還扣著自己的手，她連忙用力把手抽回來，免得自己的手再度為他報復而吃痛。

「我有嗎？」

「你沒有嗎？」溫舒蕾學著他的表情與語氣，「舒蕾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罵人不帶髒字。」

「我怕我對她太好，妳會吃醋。」

「你……我……」她被他堵得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，結結巴巴好一會兒才能說出完整的句子，「我沒有必要吃你的醋好嗎？」

「不承認也沒有用。」此一時彼一時，他不再怕她知道，直言道：「妳是我那群大學死黨公認的醋罇子。」

「胡說，我哪有？」

他掏出口袋裡的手機遞向她，「打給偉倫，叫他 Call 人出來敘舊。」

當她是笨蛋嗎？溫舒蕾快快推開手機，他們那一票男生嘴巴都好壞，又老愛把她當成賤婢使喚，她才不要找他們過來自取其辱呢！

收回手機放好，杜豫琛拐個彎取笑道：「一山還有一山高。」

她當真以為自己是麻辣教師，橫掃天下無敵手啊？遇到他那一群死黨，她只有吃癟的分。

「哼，誰像你們那麼沒口德、沒人性！」

這時候就知道要在乎口德了？他輕笑道：「我再警告妳一次，給我安分一點，不然惹毛了哥哥我，妳的下場……我敢向妳保證，絕對會很淒涼。」

「怕你喔？」

「有種妳就試試看。」杜豫琛陰森森的又道：「不要說我沒有提醒妳，哥哥我很

有錢、很有錢，絕對有能力蓋一座這世上最美麗的城堡，讓妹妹妳住在裡面，當個一輩子不愁吃穿的公主。」

「你現在是在演哪一齣？」三不五時就來這套，她覺得他是電影魔人又上身了，「《美女與野獸》嗎？」

杜豫琛心忖，嗯，這個建議不錯，日後若是有機會，他一定會很努力的去爭取為野獸這個動畫角色配音。

不久，杜家到了，停妥車子，杜豫琛和溫舒蕾才剛下車，便有一群人一擁而上。

「杜大音效師，我的衣食父母，你終於回來了。」

啊娘喂，說曹操曹操就到。溫舒蕾悄悄的退後一步，再退後一步，繞過那群人想開溜。

忽地，一個人影衝到她面前，「親愛的舒蕾妹妹，妳不快進來幫哥哥們倒酒、準備小菜，再表演一下餘興節目讓哥哥們開心開心，是要去哪裡？」

「偉倫哥哥誤會了，是豫琛哥哥說我穿這樣太醜了，要我去換一套漂亮一點的衣服再過來，免得亵瀆了哥哥們的眼睛。」溫舒蕾下意識回道，可是說完之後她真想咬斷自己的舌頭。

天啊，這些哥哥們是對她下了什麼世間奇蠱？她都已經不記得她上次說這些話是什麼時候，居然還能一字不漏的背出來？

湯偉倫撫著下巴，從頭到腳將她打量一番，「嗯，是有點醜，快去快回。」

「是。」

事實上溫舒蕾哪是回家升級漂亮指數，簡直是往下破底變魚干女，就見她一張素顏，鼻梁上架著一副黑色的粗框眼鏡，身上穿著一套很不合身、款式有點老土的運動服，長髮用鯊魚夾很隨便的夾在腦後，便急急忙忙的奔進杜家。

果不其然，每個哥哥都像大爺似的坐著聊天，等著她來為他們服務。

茶几上不見哥哥們帶來的小菜和冰塊，一旁地上則是放著好幾箱啤酒和飲料，她想哥哥們肯定先把小菜和冰塊拿到廚房了。

酒先上，小菜等等再上。這麼想著，她不敢耽擱，快快到廚房取來酒杯與冰塊，先為哥哥們一一擺上酒杯，再放進冰塊，準備倒酒，她大氣不敢吭一聲，乖乖服侍著，因為不想被他們整得更淒慘。

溫舒蕾替湯偉倫倒酒時，忍不住偷偷瞪他，坐在客廳裡的大部分都是哥哥沒錯，但是這個姓湯的明明就是弟弟……

見她偷瞄自己，湯偉倫大聲問道：「幹麼？不服氣啊？」擺明了仗勢欺人。

「哪有！」她諂媚的陪著笑臉，「偉倫哥哥說笑了。」倒滿酒，快逃。

見她接著要為自己倒酒，孟承奎伸手擋住杯口，「我有事要和豫琛談，和豫琛一樣喝可樂就好。」

他會這麼說自是因為他們這一群死黨都知道，原就不愛喝酒的杜豫琛後來會盡可能不沾酒的原因，但不知情的溫舒蕾一直以為，豫琛是怕她去向他的父母告狀，才會在她的面前都不喝含有酒精的飲料。

「是。」溫舒蕾應了一聲替下一個哥哥倒酒去。

好不容易倒完了酒，她再為杜豫琛與孟承奎各倒了一杯可樂，接著又趕緊進廚房準備下酒菜。

時間不早了，等溫舒蕾準備好下酒菜，杜豫琛便鬆口放人，「回去睡吧。」接到特赦令，溫舒蕾大喜，「是，哥哥們晚安。」說完，她腳底抹油似的溜了。

杜豫琛站起來，看著孟承奎道：「我們上樓談。」

其他人則是留在客廳繼續喝酒聊天。

跟著杜豫琛上樓來到他的房間，孟承奎也不廢話，直接切入主題，「我想請你幫個忙。」

時隔十年，他們同一屆的畢業生仍留在影劇圈的並不多，能像杜豫琛這樣在好萊塢佔有一席之地的更是少之又少，他們這一群死黨算是不錯了，至少從事的都是和影視相關的工作，孟承奎就是某個有線電視臺的節目部經理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為我手上即將上檔的一部韓國偶像劇的男主角配音，總共有二十三集，一集一個小時。」配音師突然生重病，他臨時找不到人重配，只好來拜託杜豫琛。

杜豫琛心知好友肯定是沒其他辦法了，否則不會開口請他幫忙，「片子有帶來嗎？」

「帶了。」

「我先看看。最晚什麼時候答覆你？」

「下個星期三，但是我沒有辦法給你太高的價……」

「好兄弟談什麼錢。」杜豫琛豪氣的重拍了下孟承奎的手臂，再勾住他的脖子，「走！下樓喝酒。」

「豫琛。」孟承奎其實還有一件私人的事想跟他談談。

「還有事？」

孟承奎看著他想了一會兒，笑著搖搖頭，「不急，改天再說。」

「走吧。」

被杜豫琛連續監視了一週後，溫舒蕾再也受不了了，她要呼吸自由的空氣，她要做一個自由人。

這一晚，杜豫琛依然像個終極保鏢似的，從補習班一路護送溫舒蕾到進房間，而且他擔心她半夜偷跑出去，所以這幾天都睡在溫家的客廳，關宜霧打給他的那副備鑰終於派上用場。

「我的大姨媽剛剛來了。」口說無憑，溫舒蕾從書桌的抽屜裡取出一張年曆遞給他，雖然她的工作很忙，但她的作息很正常，所以她的月事向來很準時。

杜豫琛接過看了一眼，「所以呢？」

「所以請你七天之後再來當跟屁蟲。」說完，她順手將皮包往床上一丟，接著脫去罩衫，準備洗澡上床睡覺。

「妳還是不改變心意？」

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」

別的事他可以考慮不管，但這件事絕對不行！「我不能眼睜睜看著妳做傻事而不

阻止。」

「你一氣死人了！溫舒蕾火大了，故意當著他的面作勢脫去背心。

杜豫琛似是早就看穿她的想法，在她有所動作前背過身去，「溫媽媽還沒有打電話給我，妳……」他的話音戛然而止，因為他看見她的短褲被丟到自己腳邊。

「只剩下兩件了喔！」她威脅道，就不信這樣還嚇不跑他。

「不要鬧了，我……」一件很性感的黑色蕾絲內衣在眼前晃動，瞬間擊垮了他堅定的意志，「明天來我家吃早餐。」說完，他像是有惡鬼在後面追趕似的落荒而逃。

溫舒蕾得意的甩動手上的內衣，「有種就不要逃啊！」她的背心和短褲都還好好的穿在身上，內衣當然也是，那些用來嚇唬他的道具是她隨手撈來的。

她撿起短褲，一手拿著內衣，站在開啟的窗戶前，等著向杜豫琛示威。

果不其然，杜豫琛一回到家就直衝他的房間，打開窗戶打算再監視她，卻看見她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樣，這才知道他被她耍了。

活該！朝他扮了個鬼臉，溫舒蕾關上窗戶，拉上窗簾，志得意滿的洗澡去。

杜豫琛正要過去找她算帳，手機鈴聲突然響了，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後接聽，「是我。」

「豫琛，片子你看完了嗎？」

「看完了。」

「那你考慮得怎麼樣？」

想著溫舒蕾這一週沒辦法作怪，杜豫琛立刻決定利用這七天的時間幫好友把難題搞定，「偉倫有空嗎？」

湯偉倫自營一間錄音室，最大的股東不是別人，正是杜豫琛。

「沒空也得有空。」

「知道了，我現在馬上過去錄音室。」

大約半個小時後，三人在錄音室會合。

「承奎，我先試錄一下，你聽聽看滿不滿意，不滿意我再調整。」

杜豫琛說完，三人隨即各就各位，時光彷彿倒轉回大學時代他們為了作業而一起拍片、做後製的情景。

杜豫琛果然是經過好萊塢洗禮的配音師，配音既精準又快速，迷人的嗓音更是為角色增色不少。

這部二十三集的韓劇，杜豫琛打算一天至少完成三集，狀況好的話再多趕一集，務必在七天之內交差。

又一次移師至休息室稍作休息的空檔，三人圍坐在桌前，像大學時代一樣吃吃喝喝閒聊。

「承奎，我幫你配音的事不要說出去。」杜豫琛交代道，他還不想讓家人知道他身兼兩份工作的事。

孟承奎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隱瞞，仍點點頭道：「好。」

「偉倫。」杜豫琛踢了一腳昏昏欲睡的湯偉倫，「你也是，把嘴巴給我閉緊一點。」

「知道啦，你是我的衣食父母，我怎麼敢出賣你？」湯偉倫接著又道：「好睏，我去小房間躺一下，要上工再叫我。」他打著哈欠走進一旁的小房間，他快要被豫琛這個電影魔人操壞了。

「豫琛，有件事……」

杜豫琛奇怪的看著他，「有什麼事就直說，幹麼吞吞吐吐的？」前幾天喝酒時也是這樣。

孟承奎暗暗深呼吸了一口氣才道：「我喜歡舒蕾，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。」

「承奎你……」杜豫琛神色一變，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反應。

他以為他的兄弟們和他一樣，都把舒蕾視為妹妹，沒想到承奎竟然會暗戀她？

「我知道我配不上她，但我會繼續努力。」孟承奎真誠的說。

舒蕾和豫琛的關係一直很曖昧，他以為他們終將在一起，也只好把對舒蕾的感情埋藏在心裡，可是十多年過去了，他們不但沒有更親近，反倒變得疏離，他認為是時候跨出一步了。

「舒蕾知道嗎？」

「不知道吧。」

杜豫琛覺得自己應該要支持好友追求溫舒蕾，但不知怎麼搞的，他就是覺得什麼地方怪怪的，讓他無法坦然的表示祝福，「舒蕾說她不想結婚。」

「說不定她會為我而改變。」

好刺耳的一句話，聽得他整顆心都浮躁起來，「你為什麼會認為她會為了你而改變？」

「因為我是真心愛著她的。」這些年來他不是沒交過女朋友，但沒有一個令他想停留。

杜豫琛皺著眉頭道：「她如果拒絕了，以後大家見面會很尷尬。」

「這是必然的犧牲。」孟承奎沒說出口的是，反正他們也很少見面，不再相見就不再相見吧。

看樣子承奎已經豁出去要追求舒蕾了，杜豫琛只好把醜話說在前頭，「你知道她對我有多重要。」

「所以你願意支持我？」

杜豫琛無法違背心意說支持，只好說：「我尊重你，也尊重舒蕾。」

「謝謝。」孟承奎開心的握住他的手，只要豫琛不反對，就是對他最大的支持。沒心情再工作，杜豫琛站起來，「既然偉倫累了，我也先回家補個眠，晚一點再聯絡。」說完，他向孟承奎點個頭，離開了錄音室。

交代她過來吃早餐，人卻不在家，怎麼，昨晚被她捉弄，他不開心罰她餓肚子是不是？溫舒蕾橫躺在杜家客廳的沙發上，在心裡抱怨個沒完。

又不知等了多久，杜豫琛終於回來了。

走進客廳看見她，他將提在手中的早餐放到茶几上，「吃吧。」

溫舒蕾坐起身來，他還在生她的氣嗎？要不然臉色怎麼那麼難看。

「你不吃嗎？」她出聲挽留他的腳步。

「吃過了。」

看他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，溫舒蕾忍不住開炮了，「幹麼這樣，是你先整我的耶！」他的幽默感哪去了？他的哥哥樣又到哪裡去了？

「我很累，妳……」

「好嘛，對不起嘛，我以後不會再那樣了。」不過是跟他開個小玩笑，有必要發這麼大的脾氣嗎？

他現在心情很亂，沒辦法坐下來好好跟她談，「我上樓了。」

「豫琛，喂，杜豫琛，你給我回來，杜豫琛！」

溫舒蕾又生氣又難過的大喊，杜豫琛上樓的腳步卻不停。

她都已經跟他道歉了，他還要她怎麼樣？

坐在客廳裡生了好一會兒的悶氣，她才不甘心的上樓找杜豫琛求和，在房間裡沒看到他，她隨即往外找，最後在陽臺上找到他，他坐在一張椅子上，眉頭皺得死緊，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「豫琛？」

聽見呼喚，杜豫琛望向她，「外面太陽大，不要出來。」

但溫舒蕾還是走出去，「你怎麼了？」她很久沒見過他這麼抑鬱的樣子了。

他心煩意亂的起身往房間走去，只想獲得片刻的安寧，靜下來好好想一想該怎麼處理她的事。

她快步跟了上去，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她擔心的從身後抱住他，不讓他再逃離。

「舒蕾，如果我說承奎他……」

久久沒等到下文，溫舒蕾索性自己猜，「你和承奎哥哥吵架了？」

「不是。」他拉開她的手轉過身，抓著她的雙臂，硬著頭皮開口，「妳對承奎……有沒有……嗯？」

她一臉困惑的瞅著他，「有沒有什麼？」

「就是……那個……」他張著嘴，卻怎麼也說不出那個字。

溫舒蕾學著他的口形，「愛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哦。」她先是應了一聲，這才慢半拍的反應過來，難以置信的驚叫道：「什麼？你是說承奎哥哥他……我？」她和杜豫琛一樣說不出那個愛字。

不等他答話，她接著又哇哇叫道：「承奎哥哥瘋了嗎？他怎麼可以……」她慌亂的用雙手拍打自己的頭，杜豫琛一直抓著她雙臂的手因而滑下，「不不不，這不是真的，是我聽錯了，承奎哥哥不會這樣的。」

看著她驚慌失措的模樣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杜豫琛的心安定了下來，也好似有一點欣喜，他不再難以啟齒，「承奎說要追求妳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溫舒蕾的動作被他的話嚇得一頓，「沒有、沒有，我沒聽見，我什麼都沒聽見！」說完，她改為用力搖頭。

「大概就這幾天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她現在的感覺只有恐怖兩個字可以形容，她無法想像孟承奎竟然一直用愛慕的眼光看著她，她更不能想像她拒絕孟承奎的告白後會怎樣，別的先不說，最尷尬的是她以後要怎麼面對那些哥哥們？

「我以為他們不可能會愛你，但是我錯了。」

溫舒蕾不可思議的看向他，「他們？」

杜豫琛無奈一笑，「你以為只有承奎對你動心嗎？」現在想想，他的死黨們都非常喜歡欺負她，這何嘗不是一種愛的表現？

「對我來說他們都只是哥哥。」

「問題是對他們來說，你未必是妹妹。」

「如果你是對的，那麼……」溫舒蕾決定快刀斬亂麻，「我不會再和他們見面。」

「舒蕾。」

「反正要不是你，我也沒機會認識他們。」這世上哪個男人想和她玩愛情遊戲都行，唯獨他那票死黨不行，太複雜了。

突然，一個念頭飛入她的腦海，如果、如果孟承奎真打破了他們之間的平衡，那麼她是不是就可以找他商量……真是，她想什麼啊，這麼荒謬的事虧她想得到，不行，絕對不行！

看著她的表情變化，杜豫琛有一股很不好的預感，「你在想什麼？」她該不會想跟孟承奎說，請他給她一個孩子吧？

「沒什麼，你休息吧，我把早餐帶回家吃。」溫舒蕾給他一個要他安心的微笑，轉身離開他的房間。

她前腳剛走，杜豫琛等待已久的電話終於打來了。

「豫琛，聽說你有事找我啊？」關宜霧笑問道，準備接棒出擊。

「是，溫媽媽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媽沒告訴你嗎？」就他所知，他們四個長輩之間可沒有什麼祕密，尤其關於他和舒蕾的大小事，根本都是互相分享的。

聽他這麼說，關宜霧才沒再打馬虎眼，「沒錯，我和你溫爸爸都同意舒蕾不結婚生孩子的事。」

「溫媽媽，你們怎麼能同意這種事？」到底是太古板，還是兩位長輩的思想太先進？「舒蕾雖然離過一次婚，但她還是能找到幸福的歸宿。」

「舒蕾說她不想再婚，如果我們硬是逼她，到時候她婚姻不幸福要算誰的錯？」她說得振振有詞又頭頭是道，「舒蕾絕對有能力負擔孩子到成年，不然也還有我們兩個老的，如果你覺得孩子沒爸爸很可憐，簡單啊，叫孩子認你當乾爸不就行了。」

事關舒蕾的一生，他不明白溫媽媽身為母親怎麼會說得這麼輕鬆，「溫媽媽，舒蕾還年輕，這事不用著急，再等等吧。」

「我和你溫爸爸都六十幾歲了，你要我們再等到民國幾年？不，我們不等了，只要舒蕾能懷上孩子，其他的我們都不在意。」

「溫媽媽……」

「豫琛。」關宜霧打斷他的話，「這件事我們不敢求你幫忙，但你也別再勸我們了，還有，你別去阻礙舒蕾的好事，算我拜託你，就這樣了，再見。」

「溫媽媽、溫媽媽！」然而電話已經斷訊，他叫得再大聲也只是空喊。

再一次，杜豫琛茫然的掛上電話，覺得自己正站在高空中的繩索上，一個不小心就會掉到地面，摔個粉身碎骨。

連續七天，每一天杜豫琛都覺得度日如年，因為他被三方人馬夾殺，他順從哪一方都不對，反對哪一方也不對，只能鎮日唉聲嘆氣。

這天近午夜，錄音室的休息室裡，杜豫琛和孟承奎面對面站著，湯偉倫被派出去買消夜了。

「豫琛，謝謝你。」孟承奎由衷的致上謝意，同時遞上一個信封，多虧豫琛的大力相挺，這部韓劇才能如期上檔。

杜豫琛接過信封，微皺著眉頭道：「承奎，我探過口風了，舒蕾對你……」他不好說得太直白，只用搖頭表示。

答案在預期之中，孟承奎笑得坦然，「我還是會努力。」

「承奎，你就不能……」

他說得含糊，但孟承奎聽明白了，「如果我做得到，我就不會向你坦白了。」

「已經知道結果的事，你又何苦要讓傷害成真？」

「你現在是在擔心誰？我？還是舒蕾？」雖然舒蕾現在不愛他，但誰敢保證她之後不會被他的真情打動。

「承奎，有些事情你不知道，我……唉！」

「我明天要出公差，大約兩個星期後回來，到時候我會向舒蕾告白。」孟承奎提起放在椅子上的公事包，「我先走了，再見。」

須臾，被派出去買消夜的湯偉倫回來了，他走進休息室，不見孟承奎的身影，只見杜豫琛臉色凝重的坐在椅子上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，他登時撇了撇嘴，有些不屑的說道：「你答應支持他了嗎？」

聽見聲音，杜豫琛回過神來，「什麼？」

「承奎要追舒蕾的事，你答應支持他了嗎？」湯偉倫這一次可是把話說完整了，看著杜豫琛震驚的表情，他調侃道：「你們再繼續把我當聾子啊！」

他們那天在休息室談論這件事時，他就在隔壁的小房間睡覺，他們說的話他全都聽得一清二楚，不過照他看來，是承奎不怕他聽到，才會無視於他的存在，這麼放肆的說出來。

湯偉倫坐下來，一邊打開消夜，一邊自顧自的又道：「我們早就知道承奎喜歡舒蕾了。」

「我們？」

「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很想問我，除了承奎之外，還有誰對舒蕾有意思。」湯偉倫夾起一塊豆干放進口中，故意吊一下好友的胃口，才接著說道：「依我看呢，是統統都有，但朋友妻不可戲，所以……當妹妹就好。」

他猜對了。杜豫琛感到有些無奈也有些生氣，「為什麼不跟我直說？還有，跟你說過幾百次了，我和舒蕾不是……」

「舒蕾眼中只有你一個人。」湯偉倫搶白道，他這個局外人看得很清楚，「是我們不好，把你灌醉，逼得你不得不和以璐交往，才會害舒蕾傷心的遠走他鄉。」

「不是這樣的。」為了不讓好友繼續誤會他和溫舒蕾的關係，杜豫琛想了想，決定不再隱瞞，「舒蕾在英國有過一段婚姻。」

「舒蕾結過婚了？」湯偉倫好不訝異的驚呼，「怎麼會？」

「怎麼不會，」杜豫琛接著又道：「如果舒蕾真像你說的眼中只有我，你覺得我會沒發現嗎？」

當然會啊！湯偉倫閒散的再塞一塊肉到口中，「你沒聽過一句話嗎，當局者迷。」杜豫琛懶得再和他爭論這件老掉牙的事，話鋒一轉，問道：「你的想法？」

「你先說，你沒日沒夜幫承奎搞定這部戲，他付給你多少錢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看看。」

杜豫琛拿起桌上的信封，還來不及打開來看，就被湯偉倫抽走了。

湯偉倫抽出信封裡的支票，看著上頭的金額，露出一副「我就知道的」表情，冷哼一聲，「虧他有臉拿得出來。」他把支票放回信封裡，再交還給杜豫琛。

怎麼，當他錄音室的生意很爛嗎？要他騰出七天他就騰出七天，還有，憑什麼要自己當免費勞工？

杜豫琛接過，隨手將信封放到桌子上，「好朋友計較什麼？」

「對，你大人有大量不跟他計較，他才會吃定你。」孟承奎隨著時間、環境的改變，愈來愈功利，他看不爽。

杜豫琛把信封推到他面前，「差多少，我再補給你。」

沒有人會永遠不變，或許是他久久才與好友們見一面，大家的轉變他看得更加清楚，至於承奎的功利他覺得很正常，只要承奎不出做出對不起朋友的事情來，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就算了。

「你不用擔心，我一定會拿你的年終分紅來補這個缺口。」湯偉倫接著回答他的問題，「豫琛，不要讓他有機會接近舒蕾，不然你一定會後悔。」

「沒這麼嚴重吧？」

湯偉倫哼笑了聲，「你覺得他為什麼早不向你坦白、晚不向你坦白，偏偏選在這個時機點？」

雖然豫琛長住美國，但又不是失聯，承奎若真那麼愛舒蕾，愛到非娶她不可，早該打電話給豫琛表明這件事了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聽說他任職的電視臺要開一個新的談話性節目，鎖定的其中一位固定來賓就是舒蕾，當然，也是舒蕾長得漂亮、會賺錢，家裡又有錢，娶了她，他可以少奮鬥三十年。」

「承奎不是那樣的人。」

湯偉倫搖搖頭，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已經不是你當年認識的那個孟承奎了。」

「是你太小心眼吧？」

湯偉倫再次搖頭，「你這個人的缺點就是心胸太寬大、做人太講義氣，才會被他利用了還在替他講話。」當然，這句話的前提是對方得是豫琛認定的自己人。

突然覺得好累，湯偉倫打了個大哈欠，「總之，這就是我的想法，聽不聽隨你，消夜留給你收，大門留給你鎖，我要回家睡覺了，有事也別來吵我，拜。」

他不負責任的閃人，留下杜豫琛一個人抱著他丟出來的定時炸彈，煩惱著自己該剪掉哪條顏色的線，才能解除這個危機，不會爆炸造成傷害。

CRESCENT FAMILY